

# 记者在温州当经济普查员助理—— 跟着“活地图”，摸清经济家底

本报记者 谢甜泉 孙 坤

“您好,我们正在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今天依法进行现场登记,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这些天,不少“蓝马甲”出现在温州的大街小巷。他们统一穿着印有“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标识的马甲,佩戴着“两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工作证,手持平板电脑,进行入户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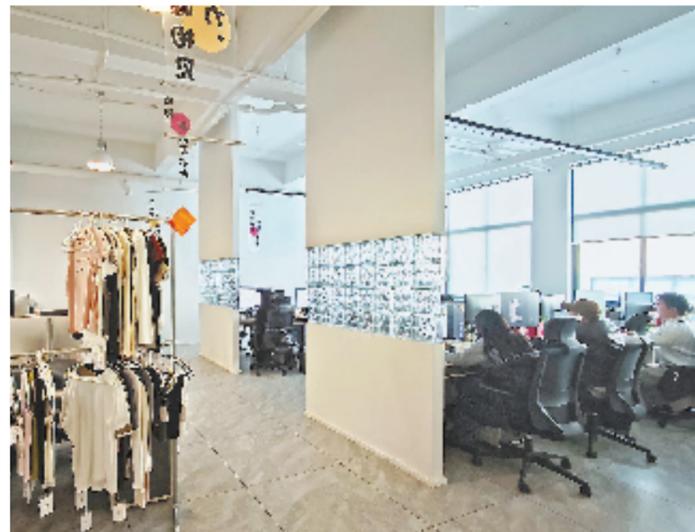
1月1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开启,这是党的二十大后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次“全面体检”和“集中盘点”,将完成对全国数千万家普查对象的数据采集登记,以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

当前,经济普查进入关键的现场登记环节。温州市1.2万名经济普查员、普查指导员,深入企业商户,对36.7万家单位和5.4万家抽样调查个体经营户开展普查数据采集登记。

现场登记如何进行?普查员如何摸清经济家底?近日,我们当了一回普查员助理,与温州的普查员一起走进企业,亲身体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现场登记工作。



记者(左二)参与经济普查。



龙湾创客小镇社区的电商企业。

本报记者 谢甜泉 摄

验证、核实。”

“如何确保数据不错不漏、真实准确?有没有什么技巧?”我们问道。王林传授了自己的“笨”办法:多次上门,加记录、拍照。“一次上门待太久,企业也会觉得厌烦。我们普查要尽量压缩时间,带上一双慧眼,仔细观察企业办公环境、设备器材等,这些都与企业的财务等信息有关联,并多做记录、拍摄,回去后结合画面分析数据,看数据是否有差错、遗漏,为下一次上门做准备。这样也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工作,互相体谅很重要。”

我们拿起手机四处拍摄、记录。先是在大门内拍一张全景,然后到员工的工作区,拍摄办公环境,只见三张大长桌并排而立,员工相向而坐,这一片区域大约能坐24人,每个工位都放置电脑,桌子外摆放着两大排可移动的晾衣架,挂满了女士春装,办公桌的上方,悬挂着十多个亚克力材质的“万物可爱,绝不虚度”等网感十足的字牌。接着我们又来到生活区,一张长条吧台,摆放着咖啡机以及各式饮品,边上的白墙粘帖着员工活动的照片,悬挂着可爱的小彩球,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一家青春活力十足的企业。这些画面,我们都“咔嚓咔嚓”记录下来。

我们和企业负责人聊起员工的人数、直播方式、工会福利活动等情况,他

都愉快作答。然而当我们问起营业额和订单量时,企业负责人便有些支吾:“去年大概400多万元吧。”

“应该不止吧?去年底我们来的时候,就听说你们企业出了一件爆款,卖了5万件,这里营业额算起来就至少有200万元了。”

“哦,那是我们之前合伙人的订单,今年我们已经不合作了。现在服装生意竞争太激烈了。”“我们普查登记是算到2023年末的,说不定今年还会有新合伙人进来,爆款也还会有,要有信心。”在我们的宽慰下,企业负责人也逐步敞开心扉,继续与我们核对相关数据。

## 承诺保密 打消企业顾虑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龙港小包装工业园区。

“下午我们要走5家企业。工业企业需要重点关注设备和产品。”普查员王小哲递来一沓《经济普查登记告知书》让我们发放。“一会我们互相打配合,沟通的时候要有耐心。”

我们来到一家印刷企业。企业负责人老李带着我们穿过企业车间,只见十多台设备整齐排列,设备上方还安装了管道。

“这些都是智能设备吗?”我们问道。

“是的,现在我们园区朝着绿色、低碳发展,企业安装了环保设施,引入了数字化设备,还有几台刚购置的数控设备要等调试。”老李告诉我们,这几年行业变化快,如果不更新设备,产能就跟不上了。

老李带着我们到了企业财务处,调取营业执照、主营业务、从业人员数量、经营总支出、全年营业收入等信息。

眼见马上就能顺利登记,没想到到老李却有些退缩了。“企业的数据是保密的吧?第一次给企业以外的人提供信息,还挺慌的。”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您放心,今天我们的调查内容都不会外泄的。”我们再次翻出告知书,劝说道:“这里写了,企业提供的资料,都有《统计法》保障,如果泄露,我们要依法追究责任的。而且,您也要依法如实提供数据,不然会触犯《统计法》,留下失信记录就不好了。”

近20分钟的“拉锯”后,老李终于松口。他拿过我们递来的平板电脑,一一核对,最终确认无误并签字。

“或许是一提到钱,大家就有些敏感。”好在王小哲是这里的网格员,也曾是园区所在村的村两委成员,有着熟人、熟户、熟环境的熟人优势。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温州,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人员多数像王小哲一样,是熟悉社情民情的“活地图”。选聘的1.2万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社区网格员和村社干部就占了半数以上,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普查工作中普查对象配合度低、普查员入户难等问题。

## 反复复盘 确保数据真实完整

普查员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数据分析支撑团。

每周五下午,是各街道例行的“统计工作会议”时间。我们来到了蒲州街道办事处,当起了会务助理。当天,龙湾区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吴晓春要组织街道各片区的普查负责人召开复盘会。“今天我们一是看经普登记进展,二是分析数据。”

蒲州街道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余建金拿出了辖区内企业的“家产清单表”。我们看到,上面不仅详细罗列了此次涉及普查登记的企业,还标注了各企业经济普查的进展情况,有的显示已登记,有的显示正在入户。

根据这份清单,我们翻出了此前走访企业拍摄、记录的信息,与企业提供的数据进行比对,协助街道整理、汇总。

“这家企业的产品均价5万至10万元,根据全年订单量计算出的营业额,与

企业提供的数据有些出入。”

“这家企业的会议室、大厅的一些家具、设备没有列入企业采购清单,固定资产方面还要再问问。”

我们将一些存疑的数据挑出,交给余建金分类、登记,再通过多组相关数据,进行交叉逻辑关系核查。“企业的财务报表与统计口径可能有所区别,所以在复盘环节,我们要细之又细。”余建金说。

吴晓春也拿出电力等相关部门数据表单,并从中圈出重点数据,供大家分析,来佐证核对企业数据的真实性。

在严谨的分析与讨论中,蒲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荣伟的笔记本上已密密麻麻记录了多个需要再入户的企业以及待更新的数据。

一次次的入户普查登记,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普查工作的严谨,也让我们意识到,想要做好普查工作,真正摸清“经济家底”,光靠普查员是不够的,还需要动员企业、个体户,以及园区、社区等共同配合参与。



谢甜泉



孙坤

# 记者在嵊州“越都戏剧”工坊当裁缝学徒—— 一针一线,指尖生繁花

本报记者 阮 帅

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的闪亮出圈,让传统戏剧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也为传统戏剧服装产业添了一把火。

在嵊州市黄泽镇,戏剧服装制作技艺已流传近百年,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前,黄泽镇有10余家生产戏服的企业和数十个加工点,产品远销国内外,年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近期打算推出新款越剧戏服。”在黄泽镇的“越都戏剧”工坊,创办人李华英正在琢磨新产品。作为行业的领头羊,黄泽戏剧服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华英不仅开办企业,钻研技艺拓市场,还免费开课教技术,带动一批村民办起小作坊,带动他们在家门口增收。

近日,我来到“越都戏剧”工坊,跟着李华英当一天裁缝学徒,学做越剧戏服,在一针一线中,体会匠心。

## 剪开30厘米宽的布料,足足花了20多秒

刚走进工坊,我就听到了机械运转的“隆隆”声。

“你就从最简单的裁剪开始吧。”看到我这个新学徒来报到,李华英递上一块布料,布上有两块已经绣好的扇形图案,“这是两块衣领的花片,你试试裁出来。”

我心领,不过是剪开一块布,这有何难?便自信上前,抓起裁剪刀和布料准备“秀”一把。不料,修长的裁剪刀分量不轻,拿在手里并不服帖,而丝滑柔软的布料也在手中不停“逃窜”,让我的动作变得更加迟缓。

将一段30厘米宽的布料沿线剪开,我足足花了20多秒。好不容易将布料一分为二,铺平一看,边缘却参差不齐,被我硬生生锉成了锯齿状。“你下剪太慢,不够流畅。”看着有些泄气的我,李华英接过裁剪刀帮忙修正,只见她刀尖向下,“嚓嚓”地快速下剪,三两刀就把花片的边缘修得整整齐齐。

“干了20多年,这是练出来的基本功。”李华英笑着说。经过多年的实践,



记者(左)制作迷你戏服摆件。

本报见习记者 毛艺蓉 摄



“越都戏剧”工坊生产的越剧戏服。受访者供图

李华英的一双巧手,甚至比机器更精准,在第十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2023年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等展会上,她的手工戏服作品多次获奖,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

处理完花片,我坐到缝纫机前,体验缝合、拼接,这是让戏服从平面走向立体的关键步骤。但是,我的表现同样不理想——不仅“油门”踩得犹犹豫豫,手上也没谱,缝出来的线歪歪扭扭似蚯蚓。李华英指导我,要想流畅使用缝纫机,除了手脚协同配合,还要在心里提前“画”出针线的走向,操作机器时的胸有成竹。

## 土办法解决杂乱线头

休息间隙,我被一套迷你戏服摆件吸引了。这件戏服按照大约5:1的比例缩小,用木质支架撑成“大”字型,搭配一手掌大的头盔,小巧精美,煞是可爱。“眼光不错!这是我们独创的产品,现在蛮受欢迎呢,每年能卖上百套,下单

的多是年轻人。”李华英自豪地说,近段时间,为了打开市场,工坊创新推出了迷你戏服摆件,眼前这件紫色迷你龙袍,是自己的得意作品,做了足足一个月。

戏服上面的挂件、坠饰不仅代表着角色的不同身份、地位,也让演员的表演更加细腻好看。而迷你戏服的挂件更是精细入微。看着眼前的“小家伙”,我又来了自信,向李华英要来一件迷你戏服的半成品,选了一盒金色的珠子、几串流苏和针线工具,尝试制作小挂件,点缀在戏服上。

我瞪大了眼睛,小心捏着缝针,用红线串起两颗珠子,再接上一根小流苏,扎在迷你戏服的领口处固定。捏着米粒大小的珠子时,我恨不得手指能够缩小几号。就这样重复几次,我缝完5串挂件,兴冲冲地“交作业”。

“做得还不错,但是你看,针线的痕迹都留在了戏服外侧。”我定睛一看,李华英果然一针见血:红线裸露在领口外侧,十分“不雅”,而刚缝制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是做什么用的?”看到工具盒边还放着一个打火机,我拿起来好奇询问。“这是我想的土办法,用来烧掉多余、杂乱的线头。”李华英说。我拨动打火机,用火苗尖对着一串流苏的顶部快速一蹭,原本蓬松发散的线簇立刻收紧。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迷你戏服上,平时被忽略的“小问题”会被放大,一小截裸露的线头就可能破坏戏服整体的美感。因此,戏服虽小,却藏着许多“小心思”。

“我们也在求变,尝试更多样的经营模式。”李华英说,做戏服是一门老手艺,要想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也需要借助流量,不断创新。迷你戏服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今,工坊开通了网店,做起短视频,开展直播带货,还设置了戏服展厅和换装体验中心,经常有戏迷和客户上门试装。和以往“摆摊吆喝”不同,现在工坊会在线“接单”,收到客户发来的剧本后,根据故事情节进行定制。最近,团队就接了一笔新订单,正忙着给



山西一个剧团远程设计服装。

## 做出将军帽,手要稳 眼神也要好

“带我去看看你的‘乡村合伙人’。”我跟着李华英从工坊出发,驱车10多分钟后,来到灵溪村村民蔡志强家,一间平屋被他就地改造成了小作坊。

一套完整的越剧戏服,除了衣服,还要搭配帽、靴等“行头”,这处小作坊,便是专门给“越都戏剧”制作戏剧头盔、帽子的。

“我们这里没有留什么样品,做好的头盔都直接发货啦。”看我四下张望寻找成品,蔡志强说,这几天订单不断,所以没有存货。

门口向阳处,68岁的村民蔡梅娟坐在一块小竹凳上,正给一块手掌大的火球形配件洒粉。洒粉是一种传统工艺,用于制作凸起的装饰线条。只见她右手拿着胶筒,均匀地挤出胶水,在配件边缘

仔细描出纹路,一块配件一气呵成。

这份工作,每个月能为蔡梅娟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一般的小年轻还吃不消做呢。”蔡梅娟说。

比起戏服,帽子上有时需要更多的装饰和配件,如一顶将军帽上可能会有30多个配件,将帽子衬得精致华贵,用来体现角色的气势。我拉来一张小板凳,在架子上找到一块新的配件,准备洒粉。

没想到开工后,手中的胶管并不给面子,直接“罢工”了。

“这是胶水冷了,过一下热水就行。”见我挤不出胶,蔡梅娟接过胶筒,熟练地放入热水中浸泡了一会,刚才还“卡壳”的胶筒马上服服帖帖开始出胶。我正式“开工”后,刚开始注意力还比较集中,但没过一会,眼神就有些“飘”,尖锐的直角被我勾成了圆弧,不仅如此,挤出来的胶也不顺畅,一段粗一段细,还出现了好几处“断点”。

“要有耐心,不能开小差,不然胶水要‘逃’掉的。”蔡梅娟在一旁弯着腰,看了看我的“作品”,笑着说:“干这个活,不光手要稳,眼神也要好。”

完成洒粉的配件被晒干后,平面的图案变得立体,之后就会来到村民魏庆的工位上,45岁的她主要负责为不同的配件裁切、填充布料。在这间作坊里,从裁剪纸板、刷底胶、贴布,到洒粉、上色、装配,各道工序由数人分工,大家配合默契。

李华英告诉我,像这样的作坊还有好几处,分布在附近的村子里,已经带动村民就业130余人次。不仅如此,去年以来,李华英还开设了缝纫班、刺绣班等课程,免费为周边村民提供技能培训20多场,培训村民300余人次。



阮帅



浙江日报 logo